



交誼典第九十一卷

薦揚部紀事

左傳哀公五年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十四年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

說苑善說篇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今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而吳善用之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

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甚微矣

孔叢子抗志篇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悅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說苑善說篇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

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過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漢書張耳傳耳雅遊多爲人所稱

注

師古曰言其久故倦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爲人稱譽也

季布傳布爲河東守曹丘生與竇長君善欲得書請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

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翟方進傳方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後漢書岑暉傳暉有高才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名請爲功曹

世說補鍾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太丘爲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爲意不知何獨識我

魏志王粲傳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



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吳志顧邵傳邵爲豫章太守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諤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經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

蜀志馬良傳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彭荒傳荒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尙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諸王之所以創業垂統緝熙厥

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繇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愉於浩然之域高槩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

襄陽耆舊傳龐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詣司馬德操德操與語自晝達夜乃嘆息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必南州士之冠冕由是顯名後劉備訪世事于德操曰後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臥龍鳳雛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蜀志龐統傳統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晉書楊方傳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

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菜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縉紳之士咸厚遇之

裴秀傳度遼將軍毋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元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于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太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爲掾

世說新語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旣爲國器且是楊侯准之子位望殊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



謝公云朗是大才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于庾

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

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旣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  
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旣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張憑舉孝廉

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  
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于末坐判之言約  
旨達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  
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  
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語言咨嗟稱善曰  
張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南史何尙之傳尙之子偃偃弟子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于幼童稱濟陽江淹于寒  
素悉如其言

張裕傳裕子永永子瓌瓌子率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過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

謝裕傳裕從孫朐好獎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朐朐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梁書何遜傳遜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南史沈峻傳峻吳興武康人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久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隔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卽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于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劉虬傳虬子之遴八歲能屬文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尙書王瞻嘗候

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卽調爲太學博士

孔靖傳靖曾孫奐爲吏部尙書加侍中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識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

北史薛辯傳辯父彊字威明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尙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彊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

張湛傳湛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解注故爲之解其見稱如此

王慧龍傳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鸛鼻江東謂之鸛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眞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

李彪傳彪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平原王陸叡雅有志業相聞彪名而詣之稱之州郡

遂舉孝廉高閭稱之朝貴李冲禮之甚厚

魏收傳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子如因宴戲言于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

鄭義傳義孫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

世說補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遣尙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儒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

思俾父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喻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卽命德林制讓尙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印印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印仍命其子父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

文中子事君篇或問人善子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

冊府元龜房元齡爲秦王府記室時秦府兵曹杜如晦改陝州長史元齡白秦王曰餘人不及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也若使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秦王乃請爲秦府掾杜淹時不得調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元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啟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

唐書沈既濟傳既濟子傳師少爲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



楊敬之傳敬之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敬之嘗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爲癖雅愛項斯爲詩所至稱之由是擢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敬之祖客灞上見閩人濮陽愿聞其文大推挹徧語公卿間會愿死敬之爲斂葬

讓皇帝憲傳憲子瑀瑀孫景儉字寬中及進士第彊記多聞善言古成敗王霸大略高自負於士大夫無所屈王叔文等更譽之以爲管仲諸葛亮

吳武陵傳武陵爲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摺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旣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

李甘傳甘擢侍御史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

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唱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醫疽劓脰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讐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旣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卬自任類此

雲溪友議宋慶餘校書旣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遍索慶餘新製篇什數通吟改後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清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朱君尙爲謙退作閨意一篇以獻張公公明其進退尋亦和焉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張籍郎中酬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沈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朱公才學因張公一詩名流於海內矣

全唐詩話項斯字子遷江東人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甚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

劇談錄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之間延每加譽由此聲華籍甚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惟朱崖李相國器之許於縉紳間多所延譽

用府元龜張礪初爲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叛授太原府掾掄揚愚之節槩及愚所爲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等篇人望風稱之

馬令南唐書孟賓于傳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爲金鼃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冊數聯譽諸朝廷由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

韓熙載傳熙載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爲播之聲名

康仁傑傳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旂渡江霞醺水青蛇出篋雪侵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

遼史耶律賢適傳賢適字阿古真于越魯不古之子嗜學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越屋質

器之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

宋史張去華傳去華父誼長興中和凝掌貢舉誼舉進士晉天福初凝拜端明殿學士署門不接賓客誼卽日致書於凝以爲四方利害所宜詢訪凝大奇之他日薦於宰相桑維翰曰凝門生中有張誼者性介直頗涉詞藝可備諫職未幾超拜左拾遺

田錫傳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爲之延譽繇是聲稱翕然

陶穀傳穀爲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好名類此

王溥傳溥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顯位者甚衆

李穆傳穆質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爲純至無有矯飾深信釋典善談名理接引後進多所薦達

范質傳質兄子杲少孤質視如己子刻志于學與姑臧李均汾陽郭昱齊名常攜文謁陶穀竇儀咸大稱賞謂杲曰若舉進士當待汝以甲科